美丽古典

鹿柴[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 深林,复照青苔上。

[赏析] 在世间一切实存的事物中,变化最为微妙的是光线和声音,它们总是在流动之中,总是在产生的同时便消失了;它们游移在"有"和"无"的边界地带,既证明了世界的实存性,又给人以虚无的暗示。如果说万有都在生灭之中,岩石也有化为尘土的一日,那毕竟是理性的推断,而光与声却在当下演示了万有的生与灭。

当然,诗歌不是哲学讨论,它需要给读者以活生生的感觉,引领我们进入到艺术的境界去体会某种哲理。王维的这首《鹿柴》,也许是中国古诗里蕴涵上述哲理的最好的例子。前两句写空山之中但闻人语之声而不见人的身影,由于这声音的不可捉摸,山的空寂也就是诗歌中世界的空寂成为一种波动的感觉渗透到人的心灵中来;后两句写黄昏时候的阳光透过深林投射在青苔上,这暗淡地浮动着并且正在静静地消逝的阳光,让人渐渐沉潜到世界不可言说的幽深之处。此刻,正处于虚幻与真实之间的世界显得极其单纯又极其丰富。

但诗歌在字面上只是写了诗人位于 终南山下的辋川别业中鹿柴这地方的一 个瞬间。

金陵酒肆留别[李白]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赏析] 李白到处浪游,新朋旧 知,聚聚散散是常事。他是一个自由洒 脱的人,不爱把别离描写得凄凄苦苦, 他的诗里,别离也是很漂亮的。

这一回,李白要离开金陵。暮春时节,柳絮飘飞。送别的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应该是有钱、热爱文学而崇拜李白的,会把场面吵嚷得很热闹。而酒家的女招待也是识趣的人,她不断劝酒,使人醉得渐渐忘形。于是诗人指着窗外的长江吟出这首诗来,说是人情盈盈,长过江水。也许多少有些伤感,但这离别中更多的是欢快,所以诗的音调显得十分流畅。

第一句,柳花怎么是"香"的呢? 谁也说不明白。李白很开心,他觉得柳花飞得好看,他又闻到了香味,他就说:"风吹柳花满店香"。别的他可不管。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赏析] 在国家是长久的战乱,在 个人是连年的离乡漂泊,忽然"闻官军 收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就此平定了,堵 在胸中的烦闷如满天乌云一扫而空,满 心欢喜如喷泉般涌出,于是杜甫有了这 首"生平第一快诗"。

"快"当然首先是心情的欢快。但作为诗歌——尤其是格律严整的七律,怎样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这种心情的欢快,却大有讲究。这首诗里,诗人的形象活跃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一连串动作,迅捷地推进着诗的节奏:消息"忽传"而至,才"初闻"便已是泪满衣

衫, 悲喜交加, 如痴如狂; 边放歌边纵酒, 歌酒未了, 便呼妻还乡; 而才说到还乡, 想象中的舟船就已经飞贯三峡, 直趋洛阳。音律、对仗仍然是工整的, 但这种工整的形式非但没有阻碍情绪的奔流, 反而强化了它的振动。干载之下, 我们只要读起这首诗, 便会被那情绪所感染, 想要手舞足蹈一番。杜甫, 不愧是诗中圣手啊!

然而,国家的混乱却并未从此结束,杜甫也终于客死异乡。后人读诗而 念及于此,不禁又另生一番感慨。

寻隐者不遇[贾岛]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 山中,云深不知处。

[赏析] 这诗篇制短小,语意也浅显,所描绘的场景,也说不上特异。那么,它的内涵,似乎只能是很有限的了。

但你仔细读它,总觉得有许多意味 隐于言外。你可以想:在来访者的身 后,有一个凡俗的世界,那里人们正为 追逐名利而喧腾不休;来访者也许是对 此感到疲倦了,便暂时地从中逃脱出 来,试图到隐者的世界中品味一分高洁 与宁静。而隐者却在云烟深渺之处,似 乎让人感受到,他的世界对凡俗中的人 而言,终究是遥不可及的;"童子"也无 法道出隐者的踪迹,因为他只在隐者世 界的边缘。于是,来访者与童子,在两 个世界的交接处,有了这一番问答。

当诗歌的意象被用来象征深厚的内涵时,语言却是愈平淡愈有味,太精巧的修辞反而成为障碍。

节选自《美丽古典》

陈山身陷"梅机关"

陈山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是一个 凉薄的清晨。荒木惟坐在窗户边弹钢 琴。叮叮咚咚的琴声中,窗口的光线翻 滚着漏进来,洒在荒木惟青光光的下巴 上。一个钟头以前, 荒木惟朝陈山的后 脖颈上开了一枪, 陈山像一条走路不稳 的老狗一样跌扑在地。荒木惟的手在窗 口洒进来的光线中低垂着, 手里是那把 南部式袖珍手枪。他记得在开枪以前, 一直在给陈山讲重庆这座完全被雾吞没 了的城市。陈山就笔直地坐在那张有靠 背的西洋式皮椅上, 荒木惟绕着他缓慢 走动,边走边给陈山布置任务。他说你 接受训练以后,将要去往重庆。知道重 庆吗,那个鬼地方的高射炮精准得像长 了眼睛。然后荒木惟突然向他后脖颈出 枪, 陈山几乎是毫无防备地倒下的。开 完枪, 荒木惟把这支袖珍手枪小心翼翼 地放在了桌面上。与此同时, 门被重重 撞开, 他看到千田英子带着两名日本军 医冲进办公室,他们在地上半跪着,训 练有素地打开救护箱, 替陈山处理伤 口。那是一粒斜射的子弹, 陈山颈部的 伤口已经被贯穿, 但没有伤到要害。

这时候荒木惟缓慢地走到钢琴边, 他坐下来,白而干净的手指头在琴键上 按下去。那是一首多少有些忧伤的曲 子,他开始在琴声中思念家乡,并且想 起了那个充满森林、腐草与木头气息的 家乡奈良,以及狭长的号称日出之国的 祖国。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甚至超过爱自 己的生命。

这是一九四一年冬天。上海虹口区 日侨聚集区,一座叫"梅花堂"的小 楼。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梅机关。

陈山在恍惚中听到了钢琴的声音,像是溪流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潺潺声。 他想起了秋天的往事,秋天来临以前, 他只是十六铺码头或者大世界门口一名 游刃有余的"包打听"。他就那么叼着

烟,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垮垮的样 子,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宋大皮鞋和菜 刀像跟屁虫一样始终跟牢他, 他们一起 赌博吃酒,插科打诨,在弄堂里勾肩搭 背地走路,或者动不动就吼一声,朝天 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 酒, 敢滚刀板敢上墙。他们和警察、巡 捕、特务还有流氓地头蛇打得火热,如 胶似漆, 偶尔还为有钱人讨债捉奸。上 海遍地流淌着他们的生意, 谁给钞票谁 就是他们的爷叔。那天在米高梅舞厅的 门口, 唐曼晴出现在陈山疲惫的视线 中,她被一群人簇拥着,从一辆黑色的 福特车上下来,向舞厅门口走去。那时 候陈山正远远地观望着那个叫威廉的小 白脸和黄太太幽会。黄老板的金牙一闪 一闪的, 他曾经用一根牙签剔着牙, 翻 了一下白眼对陈山说只要有证据,我就 能让威廉死得比白鲞还难看。就在陈山 吐掉烟蒂,一脸坏笑地迎向黄太太和小 白脸的时候, 陈山被两名保镖挡住了。 他们以为陈山奔向的是唐曼晴, 于是他 们同时出拳, 陈山一左一右断了两根肋 骨。撕裂一样的疼痛,让他觉得自己的 身体被完全拆开了,于是他哀号了一 声。那次黄老板铁青着脸,站在同仁医 院住院部的病床前,并没有给陈山报 酬。他说你这个"包打听"不来事的。 倒是唐曼晴在第二天让她的保镖赔了他 十块钞票。唐曼晴让保镖带话给他,说 这是一场误会。

那让我打断她两根肋骨试试? 也说声误会赔她十块钞票行不行? 那时候陈山从病床上挣扎着抬起头对保镖愤怒地吼了一声。

保镖笑了。在转身离开病床以前,保镖拍拍陈山的肩说,你要敢打断唐小姐的肋骨,那你得赔一条命。你们是不一样的。唐小姐的肋骨你不是打不断,是打不起。保镖说完,手一松,十块钞票飘落下来,落在病床上。陈山难过地把头别过去,他其实有点儿无地自容,

因为他非常想要那十块钞票。

保镖离开病房的时候,陈山把钞票 塞进自己的口袋,轻轻拍了拍,然后对 着病房门口骂了一声,婊子。

再次见到唐曼晴的时候,是她陪着一个叫麻田的日本人来米高梅跳舞。那时候陈山的肋骨好得差不多了,他就又松松垮垮地把自己扔在了米高梅舞厅的门口。看到唐曼晴,陈山的肋骨不由自主地痛了一下。唐曼晴踩着高跟皮鞋从他面前像风一样走过,陈山冷笑一声,心里仍然恶狠狠地骂,婊子。

陆军省直属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特 高课课长麻田带了一行人和陈山擦肩而 过,他的目光一直落在唐曼晴丰腴得有 些过分的背影上。麻田身后跟着梅机关 特务科科长荒木惟, 以及几名刚刚到任 梅机关的辅佐官,这些人都是从海军 省、陆军省、兴亚院、外务省等机构调 过来的人精。麻田就是为这些人精接风 的。荒木惟对此不以为意,他根本就瞧 不上麻田课长,尽管荒木惟的职衔比麻 田更小一些。麻田很瘦, 他穿着一件竖 条的浅色西装,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只 滑稽的蚂蚱。荒木惟看到陈山的时候笑 了,他停了下来,说你饿了。这时候陈 山才听到自己的肚皮欢叫了一下, 陈山 不由自主地叼了一支司令牌香烟在嘴 上, 仿佛抽烟能填饱他的肚皮。荒木惟 掏出一只精巧的打火机,替他点上了 烟,这让陈山在汽油好闻的味道里有些 发蒙。

陈山掏出一支烟递给荒木惟,荒木 惟摇了摇头说,我从不抽这个。

陈山又听到荒木惟说,你很像肖科 长。不,你就是肖科长。

陈山就问,肖……科长是谁。 荒木惟看了身边的助手千田英子一 眼,千田英子也笑了,说,一个死人。

然后陈山被打晕了……

节选自《惊蛰》

04.书摘

周日读奉

東南省報

2017年7月16日 星期E 编辑: 乐建中



《美丽古典》

作者: 骆玉明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年3月



《惊蛰》

作者:海 飞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编辑推荐词: 小说讲述 的是硝烟弥漫的上世纪四十 年代。重庆,这座倾斜的城 市,从空中不断降落鳞次栉 比的炸弹。巨大的声响,撕 开了那个年代的云层、空 气、建筑和人生。上海租 界,沦陷时期的孤岛,霓虹 灯闪着清冷的光。陈山只是 一个在街头浑浑噩噩的"包打 听",却阴差阳错卷进了风起云 涌的谍海漩涡中。他的本意, 是救出被日军要挟的人质—— 瞎眼的妹妹陈夏。不曾料想, 等待他的是一场即将打响的黎 明前的暗战……